



孟子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攷

熊禾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論古聖賢凡十六章論比皆講孝脩身齊家治

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具衆理則神明之舍

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孝章句釋明德或問釋性則心之所

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繫三處互相發云

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

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
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語錄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
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以具是理之全體者天
之所得以生者也性稟其至心則人之本心所以主於身而具
是理之全體者天之所賦也
大無外而性稟其至心則人之本心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之全體者天之所賦也
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聞見之日會通貫徹而無所不盡則有以
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於川所以為性也然則天之性所以為
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尹之盡心也其理若不知得也知盡
積累將去自然者吾心之實理也若不知得也知盡其性此
吾得其分而得言其心也其理若不知得也知盡其性此
於我之底而言其心也其理若不知得也知盡其性此
是皆自彼而來也故仁者吾禮者吾智則即天而言天之性
而盡心者皆而吾之仁者吾禮者吾智則即天而言天之性
用隨足方盡得家之主職也一家則自然之知元亨利貞
之物則自然與盡則有存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
初無間而自然與盡則有存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盡心
焉蓋有存則謂盡之為先而後知也
不盡是日語錄仁字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昌毫髮無疑
曰盡心是日語錄仁字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昌毫髮無疑
民天道福善禍淫便似分明有個人入在裏主宰相似以天

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錄
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降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蓋心
之前與知至俱為一矣事即抑繫之於心之下乃知至後又
矣據此又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上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
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得夫婦之心盡方養得禮之性
始是盡心存其性也知性方得性始是做工夫夫處知得須盡
所知無不盡者其物理之極意誠無不到知其性也知至者
知事以循理或不問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性也至性
則存心不難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
而性之性本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
養性然後能事天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上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
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得夫婦之心盡方養得禮之性
始是盡心存其性也知性方得性始是做工夫夫處知得須盡
所知無不盡者其物理之極意誠無不到知其性也知至者
知事以循理或不問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性也至性
則存心不難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
而性之性本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性不害矣
養性然後能事天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

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命之

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輔氏曰。命之

賊理縱欲以傷身。皆所謂命。以人為害之也。又曰。事天全其

也。立命全其身也。語錄曰。未死一日。要是不當。百年未死。百

要能是富。這便是不疑。若一日未死。要是不當。百年未死。百

始能立命。不以死壽動心。一向亂做。其心不可。死壽不貳。便

用通下章看此。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

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而無日不省。其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所以無日不省。其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

可見矣。○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此語錄見正蒙書本非解此章。集註附於

世是總說。四句本只是。一個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

人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

理蓋謂有此大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
无声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其變
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
大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
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
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竟有心之名愚
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
所以養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養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
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妄作
虛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
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
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節齋蔡氏曰孟子此章與大
天即中庸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
不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論即中庸所謂勇也與大
季合前屢言矣○通曰欲造其理者用立全在知性上知性
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性精察用功欲履其
事者用工夫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善性無天工夫存者操
之而不含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總

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貳其心
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不以脩身以俟死
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指異端之季言
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脩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
於流蕩矣能脩身則所為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
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右第一章論心性同乎一理知行貴於兼盡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

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錄莫非命也此

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
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
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通
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脩身者之所獨
也蓋道而死理也性枯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三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也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巖牆下理不當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尔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乎。曰固是正命。又問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正命。非正命。却如何。曰。如何。死於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孝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命如何得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姑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道不盡其罪。為犯罪者。若在縲紲。非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所為也。語錄問之。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其罪者。不謂之犯罪。非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

文王死於美里。孔子死於相。雖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曰。天之命於道。有正命也。此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

所謂。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非天命之正。而何。曰。盡道。道不盡。而值其禍。天是於。本與。不過。自值乎。凶禍。天非我。有以致之。而然。始。不。為。正。命。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意所以發其未竟之意

曰。凡死。雖。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命。此。下。雖。終。身。正。也。盜。匪。雖。未。正。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感。於。死。生。壽。夭。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他。時。死。無。憾。是。謂。正。命。通。曰。前。章。未。句。言。立。命。是。全。其。大。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通。曰。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右第二章發上章未盡之意

○子學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
外物皆是命言以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去也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
之物求之惟恐不得使使之於身無分毫之益况不可
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安其所有所以為聖賢利
害甚明○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為聖賢利
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過人欲也富貴利達人謂之命
而非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不得者矣
其無益於得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

右第三章論在我在外之得失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夫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
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立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法惡臭好法好色之
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利順也其為樂孰大
於是語錄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
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具箇忠事父具箇孝莫不各盡其當
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然足快活然
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
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通曰此一反
字只是自檢點過不
是陽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音上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
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度
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或問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為
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
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聖賢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

仁可得怨者之行也。語錄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
反身強惡皆蒙此句為義強怨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下
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怨上做工夫亦只是
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發明曰
樂莫大焉。必以此無不謙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
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與好好色之中矣。誠則是一理耳。
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
實有此理則曰誠。誠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
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通曰強怨求仁。即誠之之專
通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右第四章論一身備萬物之理而反己反人在誠與怨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若如明於無物之明察如察於人
加察則又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
所以然習謂行之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天下

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知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人無責也。孝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孝者歟。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強怨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入也。

右第五章論知行兩端而終始在於明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扶又有恥辱之累矣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
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右第六章通下章皆論有耻無耻之義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輔氏曰有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
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全於禽
獸讀之使人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

自以為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通曰為機變之巧此

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

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

拙此正是深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

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先師曰輔氏以前說為指機

前說以不恥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

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

能而掩蔽之不可也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

藏之則終不能矣是

不能擴充夫耻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声樂音

言君當屈已以下降也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

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輔氏曰君

文一勢字相開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好善則不

知勢之在已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其其道則雖若相

反而實相成不熱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攝於勢而拘乎君

右第八章論君好善而忘己之勢士樂道而忘人之勢

○子思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立日句好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也

人知之亦置置焉。人不知亦置置焉。

趙氏曰置置焉

五高詩反

自得無欲之貌

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見外之輕者

不能也。○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敗。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置置焉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置置焉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

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發明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若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

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言由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者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

不失其躬。如云

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如此道

致治法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內盡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是自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得志兼善此士

得已之。○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通曰內重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上達

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

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

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

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

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右第九章論人之窮達出處貴重內而經外

○子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補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時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時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言蓋欲孝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右第十章論凡民豪士感發之不同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張氏曰以物為重輕者不得其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人也遠矣

右第十一章

○子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棄屋之類是也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訖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弗符勿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彼有惡果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是以安眾而反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發明日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弗民之私怨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右第十一章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胡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通鑑帝王通曰帝堯之時有

入擊襄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蓋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蒙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
覆籩節僅少以為戰將戲先則一棄於地如天之自然乃王
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棄適之中者為上

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
則如天亦不令下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真如霸功淺近易於故也主
者之民忘上之德而驩之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亦故也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庸民豐氏曰相之四明人因
民之所惡去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

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輔其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

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遂畔陶河濱而器不苦賦音也所存

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斯行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延陶之非如霸

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

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其罅辨王霸矣此又言王霸對說中言

存者神在已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凡其身之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直以所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化不以其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以化不以其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問化不以其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大化不以其過者化及物或問經歷不必為義明道日所
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發
以治四方風動亦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
亦是入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

前之利民也。此子補綴。○張氏曰：謂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通曰：殺之而不民，如以下。是說霸者之民，如此。君子所以過以下。是說王者之於民，如以此。發明曰：過化存神，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所過者化，以其行也。視霸者之區，求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流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主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

深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郊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愛

其君也。通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

汙吏借此以藉口，誑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右第十四章論聲教入人得民之效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待孝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孝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孩提，知愛親敬長，與能愛親敬長。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張氏曰：上言良知良能。

能下獨曰知者
蓋知常在先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

義也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
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
下之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
能者凡人之性無不
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右第十五章論人之良能良知皆出於天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

萬理畢具原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

而無所不通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

不通非孟子造七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先師曰孟子又

大焉善善與人同善已後人亦取諸人以為善善與此章實互相
發善辨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
善則勇於從之合而為一人
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六章論聖心感悟之速

○子思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

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

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

而已矣人於所不當為之事不當欲之物初亦知之惟私意

心剛斷以無為無欲外此無他道也故曰如此而已矣李氏

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以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

不欲其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切斷然不為其所以不當

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誠也無欲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

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
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
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右第十七章論羞惡之心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声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也術知者術之知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

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通攷程復心曰德

也考皆正相反術之智謂術也古愚正相反疾非真是病故曰猶災害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

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張氏曰人平居無

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

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

與安樂者謂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乎當憂患

以釋此章人苟履憂患之境處孤孽子之當知天以動心忍性

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

右第十八章言操心慮患之深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君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趙邵卿

容以悅君發明曰容悅朱子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

也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

也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

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子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
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
而疾不能為吾患矣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通曰：伊尹為天民之先，意此則曰：有天生之民，此則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也。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及形，旬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九二也。○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通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此章言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輔氏曰：倘有意如程子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之

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任也。久遠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發明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存利列國各鄉，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夫能絕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絕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矣。

右第十九章論人品之異

○孟子曰：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音去，士声

同下並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二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本上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己

私耳克去已私則內不據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出明睿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教而養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如何哉輔氏

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有焉發明曰朋自遠來其言平

而不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

君子有二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樂一係於人樂其可以自致者

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

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身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

弟之問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

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樂音洽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在是也語錄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輔氏曰二者皆

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辨故所欲未足

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則初無增損也○通曰

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

固不以外向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在此章君子之事君子之

天者不在此也或曰集註前謂斯道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天下

將無不在此也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天下後世

澤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山曰道也

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此天下而君子樂乎此

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出明睿之才而所以樂乎此者

通攷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達而在上者之樂也至其樂有窮達之殊而其所以樂者皆由於外得也由於心者聖賢之所同欲豈可以樂論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錄此是說生此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子孟在下亦不是減少此二子生而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音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也仁

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形同反也晬

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

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程子曰晬面盎背皆

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語得仁義禮智根

着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

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晬然便從那根上發

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信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君子

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

色形未着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言

沒了義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有黑底心便沒

教四者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有黑底心便沒

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持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是命

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竟軒蔡氏曰先師云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

者自然粹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竟其所以然○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

所加損也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亦何損此君子

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外者也

右第二十一章言所樂所性之異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

已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形同反前篇仁人指伯夷太公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文而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雞彘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言文王教民以養老而仁政行斯爲善養老而仁人歸也。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言文王善養老之政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是矣。聖人治天下，使有救粟如水火。救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為於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

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墜者，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險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言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幾之意。未嘉陳氏曰：仁

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乾

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二者皆是以於其用處知其本。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形句也。

語錄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個是做得孝，成忠真個是做得忠。成子真個是辨子路之勇，都是真個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的。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科而後

此而流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語錄此二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但比之

引泉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只則引泉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封度之。上言以流水不盈。料不行。與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具也。能子之進。若這道。不成。章不達。蓋人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待許謙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雖為言。謂既聽聖人用。不言。窮。第三節。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

右第二十四言聖道之大而有本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我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跖盜跖也跖同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則謂之不熟見之不

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君子嘗言

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也如

鮮矣此大享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

知為先也先師曰善與利之間誠意正心為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

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

精則認利為善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則今日為

善明且愈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歸而不雜一以守

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跖之歸而人皆可為舜

者將真可以欲擴天理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

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輔氏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

○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

去聲

孟子卷之五

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
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
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劫地則皆
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中文字句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敢為揚朱之深其兼愛不
為墨程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則其節以死中耳故由二聖
以爲中則其活由死非中則其節以死中耳故由二聖
常適於中無不中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
前却以適其中也蓋所以節量二義之輕重而時知之者也程
子謂子莫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
執中與舜禹湯之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
非有意於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
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執中而中者
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所謂中者若果何形狀而可執
而欲隨時以爲中者吾恐其失之也既遠未識中乃寡夫時中者
無忌憚也中庸曰吾善其善而不可不擇也夫惟明善
緇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而不可不擇也夫惟明善

則中可得而識矣○張氏曰爲我兼愛比口道也當爲我則爲
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故道在於一也固曰吾儒亦有所
謂中者所謂一也吾儒之中而隨時以取也其端之中也執中
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而發百
萬異端之一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食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
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正理知之在心如魚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
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
知也孟子因宰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不知者夫貧賤
飢渴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
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心之正理也

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渴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二十七章論理欲之辨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各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

廉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如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其所以三公之貴移奪

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反也。幽之意也。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

集註以此為孔子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者則闡之

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介，皆能不以三公易

其介。獨稱柳下惠，而不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

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子之

右第二十八章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

入尺為仞。集註：於語夫子之出，數仞，下云七尺，曰仞。士毅按

曰：仞，集註兩存其說。云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

深，二仞謂之深，四尺謂之深，黃八尺，深八尺，謂之深。周禮：匠人為

觀之，則孔說為是。鄭說恐非。此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

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

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

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通曰：當與論語壁如為山一章通

矣。

通攷

尺六寸。然不同。朱子各隨古註釋之。論語言七尺。

而於此言八尺也。類氏註漢書以八尺為是。

右第二十九章

○子思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身之也

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乃是法者。一字辨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而假借之也。集義伊川曰身之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之功。恐便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

日其初不過以之欺人。或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不莫覺其偽者亦通。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不莫覺其偽者亦通。

說如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語錄惡知二字為五霸自不知也

五霸朝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江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假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蓋為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復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

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通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所性而有。當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右第三十章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

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反形旬。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子思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輔氏曰公天

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齊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

見伊尹之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而可之意味非亂法亦無所逃其罪矣伊尹之事可之辭亦見處變而可之意味非亂法亦無所逃

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時太甲

以家宰聞政而太甲居夏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

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

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

所為耳後山唯霍光於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

者然始也建以嚴庭中効之至誠數篤又無不加焉其於尹之志

行取焉霍光且嚴庭中効之至誠數篤又無不加焉其於尹之志

則論而乃於此發之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矣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子孟子曰君子利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右第三十一章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矣孰大於是素餐七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

陳相彭更之意同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

而食乎且之見何陋也

右第三十二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人

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語錄此志字與父

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補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大人謂公卿大夫言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此章因王子

曰居仁則體立。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教已備夫入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一事者志之用。有為者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日得大人之位。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為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為。服為也。

右第二十三章言有大志則可以行大道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日捨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趙

曰此狗名而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辭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

遂以為賢哉。張氏曰仲子節小廉而發大倫，其不知義已見矣。發明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在章既深非之

此又中言之

右第二十四章言小廉不足以掩大罪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知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

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

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移體大哉居乎去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處所繫

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

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同反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

下之廣居者然也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聞身正而心廣

魯君之宋呼於埜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以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

埜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錄問孟子先言居後氣養後後却只

言居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之奉養居貧賤有貧賤之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先師曰此章重在居廣居有句勢位之居猶足後氣與賤者異貴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右第三十六章言居養氣體之異

○子學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豕畜之也韻

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大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

帛而後發見形同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

留也趙鄒曰實謂愛敬也○張氏曰恭敬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此恭敬存於中而義物實於外所以為內外之

私雜於其間是以聰則極明聰則極聰蓋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感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丑附其說謂二三年短而為甚猶勝於上而不為者乎

子學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終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矣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二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

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

情之不能已者非強計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夫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甲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

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日之喪也大勅五朋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大其母斬生練冠

麻衣縗赤黃色緣前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

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補遺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

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之公子君之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

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

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之真切則

不肖者有以企去音而及之矣

右第三十九章

○子學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輔氏曰

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然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魯是已語錄時雨化者不

而已。他地也。血已到。因百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魯。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發明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魯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使他弟子而。實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

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錄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孟之於樊遲萬章也輔氏曰樊遲之粗

子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張氏曰成德達財皆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孟之於

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

也語錄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所絕自漸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輔氏曰

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通曰。孔子四科。顏淵。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魯。為。時。雨。化。之。何。也。蓋。自。顏。魯。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魯。二。子。獨。得。夫。子。化

艾之

右第四十章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非不為拙射變其毅率為去声毅古
侯反率音律
及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毅率而言
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行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
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
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声能者從之言學
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
可貶語不能顯不能藏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
謂繩墨為教率甲者不可抗之使馬

右第四十一章

高者不可欺之使甲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
引而不發雖然行不能藏者謂躍如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
妙○語錄引而不發謂斷捨其端而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而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甚麼是怎生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心與他看教此心中發又是何物事發躍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得○道是散在天不物事發躍如也竟其說躍如謂義理
物事自是妙處在面前如張弓十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
已知得自是妙處在面前如張弓十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
理不可過不自中道而立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抗是
之為中也自中道而立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抗是
彼而迂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之中道
率而勿舍焉及之君子雖不通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
矣○正氏曰君子雖不通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抗是
人不可幾及也○君子雖不通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
顯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抗是

○子墨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通鑑於律其妻與其家大

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方至以告曰。大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方曰。以殉葬非禮也。云云。於是辨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去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

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道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離。甲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鳥有折謂道哉。

右第四十二章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長平趙氏曰。一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

所以不答也。

挾者。自無有而待之之。抑勲勞已嘗有。功勞於師。意而教之。皆所不答。由答。蓋必心專意誠。方有受教之地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

去夫狃意之不誠者。

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

空空之鄙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一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右第四十三章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

不及者之弊。語錄。厚者。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衰故退速。蔡氏曰。進銳。退速。其

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

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熊氏曰。前三句。則見之

心註論孝之際。通曰。前三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
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
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不用為愛。則非矣。通曰。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殊。所以為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而有一本故也。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

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博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賢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方世而無弊也。先師曰。暴珍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通曰。許謙曰。此章四仁字。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己及人。正復心曰。統而言之。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孝者言之。則於彼者。又有到行逆施之序。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而不得於心。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安要善樂者。理凡形於愛物。仁民親親之際。一皆與聖賢之說無差。然後是聖孝。金履祥曰。集註親之。草木禽獸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則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右第四十五章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志。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法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

其為仁也博矣。

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言克舜之知仁以實之。

不能二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斝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

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也。齧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乾。肉堅宜。

問講求之意。

上文言智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

幾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

務。親賢為務。二務字。○張氏曰。孟子所警時言。舍大徇小者。

為不知務。目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

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卒。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

有序。

通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休。則其用宜無所不知。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体者。知之不周。

愛之。不盡。欲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不周。

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反用其心也。輔氏

以為。識其全体。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

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法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

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

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先師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

子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意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子學子卷之十三

子學子卷之十三



